



55-42
2797
55-42



F5 01-12
2797
55-482

○集解云：愚聞之師曰：春秋與義自孟子發，如曰：春秋天子之事，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人說春秋，大抵皆原其肯，故是傳之作，亦以其言發端云。

春秋四傳卷之一

○公羊傳何休序云：昔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云。

○集解云：邶鄘諸篇，俱作於周桓莊僖惠衰亡之世，而實魯隱公至宣公之時也。故曰：多春秋時詩。

隱公一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二年而卒。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胡傳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

○同云王即平王也
義和文侯名也已上
三事合抄書文侯之
命篇原其所謂流風
遺俗猶有存者之意

○又云葛藟王風篇
各序曰刺平王也周
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又云平王以申侯
殺幽王立己有功而
其國近楚數被復伐
故遺畿內之民戍之
而戍者惡思作楚詩
也存曰刺平王也不
撫其民而遠戍于
家周人惡思焉見揚之水篇
○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九法九疇之法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
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

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
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
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擇王于艱錫
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
師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征日久
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
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
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太王
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
鞅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
之原平王子毋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
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
不是懲而賤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
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
託始平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鄭

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
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
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元年封弟
段于京二十二年

齊

克段于鄆入春秋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
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
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
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
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
亂分為二以
翼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私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號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又入世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杞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年。見葬薛獻公。巴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莒 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又入世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杞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年。見葬薛獻公。巴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善邾黎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芣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詢。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翳。顓頊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

春

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借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宋

周平王四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十九年。齊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

○十一錄云王元年
王正月古之文皆然
所謂其文則史者也
非夫子特書也後儒

陳於誓古其辭煩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周易坤卦象辭

○集解云謂古有是例聖人修經依其例而為之所謂傳舊而已二帝堯與舜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祖二帝明三王即子思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

○林堯叟曰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揚升菴集四十二云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遷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善即位牟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

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二五年。曲沃莊伯。十一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謂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曰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迷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

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按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可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直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講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馬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

太子桓公後望十年
不獲而羽父狄隱立
桓桓曰隱攝也吾取
之左氏信桓之欺故
曰攝公毅信隱之詐
故曰讓皆失之

○左氏魯太史左丘
明也為經作傳是謂
左氏傳

○前平周者商也商
正建丑則以夏正十
二月為正月

○後平周者漢也高
祖以十月至霸上秦
以建亥為歲首高祖因之遂為元年

○陳氏云以商漢一例推之周雖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令初未嘗改於夏也取人所善之
春其為夏之春明矣

○公羊名高之夏門
人為經作傳是謂公
羊傳

○集解云當時曾史
必書隱公即位聖人
按是非以其野立不
由於內承上受是以
削去即位之事明正
道絕爭端也

○林堯叟曰蔑魯地
邾儀父附庸之君未
三命也

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
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不
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
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
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胡傳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
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平周者
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則知月不易也後平周者以亥為正其
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
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
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
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
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
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
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言微

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
年改元必行告朝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
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
于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不承國
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授已以
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
起也春秋首細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
之倫
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書邾公並作邾婁蔑公穀並作昧此私盟
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
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
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
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

○集解云古者封建諸侯地方百里為公侯七十里為伯五十里為子男所謂列國惟五分上惟三見也其不能五十里則附於諸侯以通於天子謂之附庸

者何，特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稱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才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胡傳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稱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字，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禮記禮運篇云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陳氏云：蓋儀父曾附庸之賢者，若公之不兼於內，不專於上，而於心有所歉，則謂得儀父則國人可知是故，汲汲以與盟，所謂以計要人心者也。聖人下筆，先書其事，則其罪非可見矣。

附錄

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音偃。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魯公之邑，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夫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殺，焉能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于呂，曰：「國不殫，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杯堯叟曰：鄆，鄭地。

○前漢書列傳十一
叔孫通傳云人臣無
將則反罪死無赦
註臣贊曰將謂為逆
也師古曰將有其意

○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云春秋君親無將將而謀 註親謂父母

○後漢書列傳二十一
二樊宏傳云春秋之
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焉 註公羊傳之文
也將者將為紿逆之
事也是以周公誅弟
季友也

○集解云不友不弟
而兄弟之道絕矣故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斂以為邑邑至干廩延于封曰河矣
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遷厚將解大夫完聚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五月辛丑大夫
鄭如二君故曰鄭伯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
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責姜氏干城護而善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
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昔嘗小人之食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我
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遂告
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
樂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

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
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巳矣段者何鄭
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
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
古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
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
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于段之
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勝鄭伯也何甚
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段
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
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
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
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

春秋卷二十一

曰路人

○范氏曰段奔走乃
至干鄆云已遠矣鄭
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於探其母懷中赤子
而殺之乎君殺大夫
仰不地甚鄭伯之殺
弟故謹其地也

○前也踐韜之也昔
王曰亂已以為亂是
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
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之然後能服
天下

○左傳云秋七月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緩且子氏
未薨故各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專至諸侯
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盟至士踰月外
姻至賵死不及尸葬
生不及衰殯凶事非
禮也

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
專且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
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
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
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
公時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
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
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
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
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
授之太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
亂然後以按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
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
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
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
天倫使陷於罪因以擊之乎春秋推見至
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
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既友賵撫卹及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左傳
緩且子氏未薨故各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專
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盟至士踰
月外姻至賵死不及尸葬生不及衰殯凶事
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
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
者何喪事有期則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
馬曰賵賵財曰賵衣被曰襚相未君則諸侯
曷為來賵之隱為相立故以相母之喪告于
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
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
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傳母以子氏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
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
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

○集解云上古太古也盤古初分之時有天地有人鳥是之後繼世而治者曰天皇氏曰地皇氏曰人皇氏時世有異世號不同故曰應時統號其名三變也

○冠貴履賤猶婦妾之分也冠不可加於履夫人禮不可加於妾也今以是來則仲子見平王之失政也

曰後貝玉曰各錢財曰賻

胡傳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啗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啗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子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土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各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信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祭叔歸舍且賜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賜諸侯之妾而名其宰祭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則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

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附錄 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甲者之盟不曰宿邑名也

胡傳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言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止於人情先主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主所欲而不禁

○亦若史巨節宋稱三國共為盟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屬司盟掌盟載之法九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蘇公刺暴公也朱

子曰三物天不難利其血以誑盟也

○七年公伐邾十年公敗宋師于菅

○陳啓云儀父宋人盟皆以及書是隱公之欲也曰公伐邾曰公敗宋師是隱公之叛也以欲盟而盟以欲叛而叛然後知隱公之爲人狗欲輕信以取惠於春秋豈無有哉

○禮記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繆留人姓名史記韓世家有之

○莊助漢武帝時人前漢書莊助傳有之

○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傳有之

○崔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有之

○昭緯之於邠岐通鑑唐昭宗紀有之

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軟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平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附錄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葬故有躡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長之亂公孫潞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代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與反此王臣私交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

外之辭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以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錄失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與其朝也人臣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貳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樹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公羊傳何以不巨遠也所

○程頤宋元祐中為侍講

○集解云愚按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卿大夫之卒者二十有七八而不書日者大仲遂叔弓疑其書皆矣然有事太唐有事武官之日非卒仲遂叔弓之日也一則所聞之世一則所見之世也其有罪無罪於恩數之厚薄亦不可得而說矣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日卒惡也

胡傳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欵。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欵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庚平王五年二年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
甲十年宣二十九鄭莊二十三曹桓
三十一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
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林堯叟云潛魯地戎之近於魯者也

○周易泰卦象辭

○同否卦象辭

○否卦上九爻辭曰傾否蒙日不吝然則傾傾變也

○前漢書賈誼傳治安策有之

○前漢書宣帝紀有之

○晉書江統傳從戎

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公辭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二者然後可以出會

胡傳戎狄塞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

于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秦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主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荒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駭戎之道

論者

○林氏曰向小國此
八國之始也傳例弗言
地曰入

○林氏曰極附庸國
無駭帥師大夫專兵
之端見矣

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
之有書會戎譏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反此八國之始左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

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

也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核後同帥朔律反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存父勝之公羊傳無

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駭曷為駭疾始

滅也始滅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

○也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穀梁傳入者

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

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也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林氏曰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焉父母之國

○集解云按者紀其事斷者決是非

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造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此盟戎狄之始

盟于唐復左傳戎請盟秋

脩戎好也

胡傳按費誓稱油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

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

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

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

夷狄則狄之夷狄僭夏則膺之此春秋之

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

○韓愈氏語見進學

○費誓書篇名魯公

伯禽征淮夷徐戎而

作

○韓愈氏語見進學

○費誓書篇名魯公

伯禽征淮夷徐戎而

○前漢書高帝八年
取家人子名公主妻
單于惠帝三年文帝
六年景帝五年皆以
公主嫁單于
○唐書肅宗紀有之
○唐書德宗紀有之

○林氏曰伯姬魯女
裂繻所逆者也

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茂則不
自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
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
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
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
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
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
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
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須履綸左作裂繻左傳卿為君逆也公羊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
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
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
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范氏曰親者謂自
逆之也

○魯哀公問出家語
及禮記哀公問篇

○又定厥祥出詩太
雅大明篇
○韓侯娶妻出詩太
雅韓侯篇

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助於此乎前
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
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
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
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
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
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
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
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
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
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
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
也魯哀公問免而親迎不已重乎孔
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
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
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

○集解云據詩意謂韓侯為諸侯時事由文王詩見世子而親迎由韓侯詩見諸侯而親迎今紀侯爵而逆婦使大夫可以見不謹於婚姻之始矣所以書之也

○林氏曰魯莒子伯裂繡字莒魯有怨紀侯既婚于魯使子伯盟莒結好以和解之此外特相盟之始也

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各宰咺歸。則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也。

胡傳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具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林氏曰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為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于諸侯。

○陳氏曰林氏之說非也。穀梁氏之說必有所證。矣此益以見非桓母而稱夫人矣。既成其母喪而稱夫人豈有不葬乎。

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胡傳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那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而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集解云如左氏之說則滑之亂已討於伐衛南鄙之時矣以有王師而魯人未與故不書至是無王而公子豫之專行也於是見鄭人再舉天子征伐之權而非天子之命前以鄭之常此則鄭之甚故書與不書之意可見矣

○又云兩國相代兩兵須相接故曰公伐齊及齊師戰于乾時其勢必然也今書伐而不書戰是知衛之服而不與戰也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詳公孫滑之亂也

胡傳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繼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嫉其難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四傳卷之一

春秋四傳卷之二

隱公二

辛酉

平王五十三年

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主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

或曰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曰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經書日食二十六
隱一桓二莊四僖三
文二宣三成二襄九
昭七定三○書日所
以謹其變也書者食
之言有其物來食之
所以記其異也

○集解云桓十七年
妾婦乘夫之驗也莊
十八僖十一宣八成
十六襄十五夷狄侵
中國之驗也文元宣
十成十七臣子弑君
父之驗也其餘其非
政權在臣下之驗天
象之著於人為信矣
聖筆之謹于天戒嚴
矣有志于治世而敬
笑取法者可不以春
秋為省乎

胡傳 經書曰食二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
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
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
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
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
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
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已
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
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因傳三月壬戌平王崩
以庚戌故書之公羊傳何
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
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
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

○集解云山壞曰崩王者之死如從天墜地以其尊在民上如崩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
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胡傳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
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
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
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崩斬衰禮
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
謀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

而日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
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
供手送之禮記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
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
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
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
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
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

○禮記昏義云天子
之與后猶父之與母
也故天子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

○禮記奔喪篇此可
以見奔喪之禮矣

○陳世云莊公五年
冬會齊人陳人蔡人
伐衛六年秋公至自
伐衛此所謂從兵革

征討越境踰時之類

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在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起於諸侯

○家父周大夫小雅飾南山之篇是其所作其二章曰飾彼南山有實其猗赫多師尹不平謂何其三章曰尹氏太師維周之師美國之鈞四方是維是也

○裳裳者華小雅篇名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秉賢者類絕功臣之世焉

不反突於寢不祔於姓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蜀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子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胡傳

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平曰功臣之世世其

○公羊傳云尹氏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蜀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氏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而氏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李迂仲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矣

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茲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附錄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果號於鄭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若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黃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禮記雜記曰君薨太子魏孫子待猶君也陳氏曰君在祔世子君薨則祔子逾年乃得祔君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蓋平王三月崩至此方五月耳所以桓王未君不以命使使也

○論語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室三年又尚書曰王生憂諒陰三祀鄭氏註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陰古作闇謂序也即備

○陳氏云天子以四海為家所有者莫非其有也是故不書家

○集解云書言以卒者下四國通計八十四人鄭十齊九宋六晉十衛八蔡五曹二滕五陳九杞四許三楚五宿一○不書言日卒者十一國通計三十八人宋一蔡一曹六滕二杞三薛一莒二邾二許一秦五吳四○不名者通四國計八人滕三宿三秦四

秋武氏子來求購購音附此來求之始左傳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武氏子何譏武氏子來求購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購非禮也蓋通于下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購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室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

之名分也夫購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購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卒焉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穀梁傳諸侯卒正也

胡傳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

○周禮秋官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
之儀以親諸侯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間商
以諭諸侯之志
○禮記曲禮曰王者
之哭諸侯也爵弁經
紼衣
○陳哲曰不名者通
四國計八人滕三宿
一秦四
○禮記曲禮曰天子
死曰崩諸侯曰薨太
夫曰卒七日曰不祿庶
人曰死
○陳哲曰此語始發
於孟子今見滕文公
篇云

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
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
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
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
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
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
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
或曰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
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
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
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
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
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太
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
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
討以正王法則有與黜之刑矣因其告喪
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林堯叟曰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見於
秋之終始齊鄭為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
特相盟之

始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
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于齊

胡傳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
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
英立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
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
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
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公羊傳葬
者曷為或不日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
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
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

○禮記檀弓云有虞
氏未施信於民云
○曲禮云相見于際
地曰會約信曰誓
○禮記禮運云子曰
大道之行云而有志
焉

○元年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軌至大夫三月葬同軌至士踰月外姻至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集解云不以葬者十四國計七十二人衛六陳八曹十鄭八宋三許六晉六齊五秦五杞六邾二滕四秦三薛三書日以葬者五國通計十人齊四秦一晉一宋一衛一

○同云書葬不葬者十六國通計五十二人滕二宿一宋五邾六衛三薛二蔡二杞一晉四陳三鄭四齊二秦三楚七吳六魯一

○同云吳楚之君書卒者吳壽夢諸樊夷昧闔閭共四君楚莊王共王康王郊敖平王昭王共六君也

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馬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與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馬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為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

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葬者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

○陳哲曰天子崩不
名諸侯薨則名所以
別為太上禮也卒則
書名葬則從本魏臣
子之情也諸侯無祔
主之義而吳楚魯魏
故卒而不葬所以見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之義也

○孟子曰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藉朱
子曰宗廟典藉祭祀
會同之常制也

○左傳僖二十丁年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
也林氏曰二十八年
晉文公討曹分其地
境東未定至是乃以
賜諸侯
○左傳成公二年秋

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附錄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
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
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皆之為禍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恥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
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
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
禁之不司桓
公立乃老

戊壬 桓王四年

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晉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子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主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美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子。以正疆理。而擅兵爭

七月晉師及齊，圍佐盟于表裏，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氏曰：汶陽之田，本齊地，為齊所侵，故晉使齊歸之。又曰：晉使齊還魯，故曰書取。

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完音九州，穀作祝，後同。此書弒之始。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羊傳：易為以國氏當國也。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胡傳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族賈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稱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陳哲曰：聖人之意，以謂其行如此，父子之道絕矣，故書國而不稱公子。

○史記太史公自序傳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又云：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云。

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稱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梁傳：反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胡傳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簡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

○禮記曲禮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陳氏曰：未及期，在期日之前也。遇有遇禮。○集解云：內遇，莊二十三年及齊侯遇于穀，三十年及齊侯遇于營，濟，十四年季姬鄆子遇于防，與此。

為四外遇下八年宋
公衛侯遇于垂莊四
年齊侯陳侯鄭伯遇
于垂二十二年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

○林氏曰於是齊鄭
一黨也魯宋陳蔡衛
一黨也東諸侯分黨
而天下始多故矣

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與於古
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入
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
亦東諸侯分黨之

始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之子馬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
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
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
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
是乎不務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
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
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
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味殤不恤衛
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
人欲滅天理。非入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
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
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首孤
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翬帥師

翬許歸反。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
許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既請而行。故
書曰。翬帥師。師。疾之也。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

○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此事

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
弒公奈何公子翬諂平隱公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蓋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
脩塗塗吾將老焉公于翬恐若其言聞平桓
於是謂桓曰吾為子日隱矣隱曰吾不反也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
祭焉弒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
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
弒公故貶也

胡傳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
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疑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
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

○周易坤卦初六爻辭

○集解云愚謂羽父之專兵小也其漸至於鍾巫之禍可不戒哉

○左傳云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公賂尹氏而禱其王鍾
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生至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鍾巫羽父使賊弒公

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
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翬已使主兵而方
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
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
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
鄭徒兵取其

胡傳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
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
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
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翬復會師
同伐無罪之邪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
物化土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
意再序四國而誅諂亂臣之法嚴矣

○贅附贅之贅

○豈不白乎固為明
白也

○褒貶於一字之間
無所匿其情者聖筆
之為其意也

詩城風擊鼓篇其
三章曰從孫子仲平
陳夷宋序曰孫州呼
也用兵暴亂使公孫
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集解云責文仲不
以州呼為執逆之賊
而反從其號令故八
之猶常人耳非主將
之所為也

○右宰官名衛木夫
醜其名也

○林氏曰晉桓公弟
也是為宣公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レ左傳州吁未
能移其民厚問定君
於石子。石子曰。王艱為可。曰。何以得。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
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
國福小。老夫羞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于衛。九月
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
儒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
孫文仲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
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
于濮者幾
失賊也

胡傳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
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
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
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

則石碚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
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
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
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若
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
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
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又然後能殺之。于
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
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遊公子晉
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
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晉者何。公
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
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碚立之。石碚立
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
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
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

○集解云以衛人之
意觀之則謂晉亦先
公之于而宜立以聖
人書法觀之則晉非
先公之意而天王不
有所命故不宜立其
所以立者私立也故
書衛人立而去公子
貶絕也

○集解邑

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
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胡傳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
子衆謂宜宜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
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
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
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
不受之父也未有爲
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

桓王五年

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
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

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
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左傳公將如棠觀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於
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
之專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
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
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
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
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
辭也棠者何齊上之邑也穀梁傳傳曰常事
曰視非常曰觀禮傳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魚甲者之事也
公觀之非正也

胡傳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
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脩而可

○景公齊君名杅白
晏子齊大夫名嬰義
見五十一

春秋卷三

十二

○集解云王事王國之類如征亂討罪之類是也民事觀民投事如省方設教之類是也諸侯以王為天以民為本故王國有事則出者奉天也為民授事則出重本也

○諸侯五月而葬至此九十五月矣故曰緩

○往會則書不往則不書

○春秋之法賊不討則不葬聖人之意存焉亦臣子不可忘也

○禮記禮記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撤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床撤衾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歿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雙峯饒氏曰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議廢矣

春秋卷三

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僭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附錄

左傳曲沃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

胡傳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稱桓列爵惟王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爾程氏曰

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諡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附錄

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王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衛師入郟

郟音成公作盛左傳衛之亂也郟人侵衛故衛師入郟公羊傳

○郟小國也

○晉公云

春秋卷三

三

○僖公元年

○昭公八年及十一年

○莊公八年

○林氏曰仲子桓母也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麻國也將甲師衆曰師

胡傳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之類是也。有若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郟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郟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毋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

子者惠公之毋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胡傳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一適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弒之罪昭矣存則以氏

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諡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從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入音而行

八風故自入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

○集解云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勝路無一適則不再娶之意也

○惠公夫人宋女子

姓故稱孟子

○如書夫人姜氏之類

○如書小君文姜之類

類

○如書神子成風之類

○林氏曰魯惟周公廟得用八佾其後他公日仍僭而用之今魯公因魯仲之宣始明與故始用六佾故經曰初獻傳曰始用其後季氏八佾舞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

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佾者何舞也。初獻六佾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佾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諸侯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佾始僭樂矣。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佾始厲樂矣。

胡傳初獻六佾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自佾也。初者事之始。魯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自來獻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禮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軻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外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至戚是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柝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太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太典。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寡人之所敢知也。

胡傳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

書五子之歌曰民

惟不本
○漢書鄭生曰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是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云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

○王安石臨江人仁宗嘉祐五年擢進士第神宗熙寧中大臣變法度

○林氏曰諸侯林同姓大夫曰伯父叔父有微言諫觀魚不聽有恨於我故不忘其忠

○公羊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說見元年益師卒下

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太夫也

胡傳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圍此其言圍何也疆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又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春秋卷三

卷六

○集解云夫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國隱公善忠而不能聽至于亡身自苦設虛名而無實行以至于敗者多矣可不省哉

○林氏曰和而不盟日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左傳云鄭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薛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聞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集解云治國君民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則國治而民

胡傳

圍者縶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狗罪平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桓王六年

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子三年二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七曹

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左傳更成也公羊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也吾與鄭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累成也

○胡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

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然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與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定來歸防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與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

不美矣

○林氏曰艾齊地此齊魯交好之始

亡國敗家之本也

附錄

左傳翼九宗五正壤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五蓋反此齊魯交好之始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附錄

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牲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俊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積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謂漸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自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

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

○何氏曰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二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周禮夏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云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編年四時具然然後為年

胡傳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

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夫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公羊傳外取邑不取邑不志其志何父之也

胡傳

宋人恃強圍邑又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國不能施九伐之威

○禮記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運運有師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

○與夷殤公名馮穆公子名後爲莊公

○集解云古者失地見侵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王朝之命伐而討之使不失封內之地則強不敢馮弱衆不敢犯寡今宋取鄭長葛正馮弱犯寡之罪而天子不施於方伯不行討而鄭亦不見告焉故謂三者皆若無也

春秋卷之三

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思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附錄

五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醜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春秋四傳卷之二

春秋四傳卷之三

隱公三

七年 齊僖十五年 晉哀二 曲沃武公稱

三十八 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武三十五 宋殤四 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

爾焉

胡傳

叔姬伯姬之婦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位而蔑德也小國無

○集解云姊即媵也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
○一嫡有姊姪并一國之媵亦各有姊姪而爲九也

春秋卷之三

○何氏曰婦人倫數
十五從嫡二十承事
君子蓋叔姬之待年
於父母之國至是而
年數登歟

○陳哲云生有會盟
聘問沒有用恤葬送

○聽於邦交常制
之禮而已

○左傳成公十年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楚子昭卒二十九年夏葬楚康王公送葬至

○林氏曰中丘魯邑
此書城之始也

○集解云商書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台主君公承以木
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周書曰宣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皆養民之說也

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
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
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
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勝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也以其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

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
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勝侯無名
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胡傳

勝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
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

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
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
親往侯其葬勝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
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偏小乎怠
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

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
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

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此書王功之始左傳書不詳也公
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

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
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胡傳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
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

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
凡用民必書其所與作不時害義固為罪
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
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
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
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左傳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古之道也

○僖公母弟即年其子年之字無知也見桓公八年

○周書康誥文

○左傳襄公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同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熱

○宋辰宋景公弟也

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胡傳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也書盟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繼之遂成篡殺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天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天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而稱

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胡傳

秦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罪可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敗而自見矣

冬天子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戎伐凡伯于楚

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

秩官掌爵秩者關
日侯人司徒司寇
人火師皆周禮官名也

○詩地風旌丘篇序
曰責衛侯也狄人迫
逐黎侯黎侯寓於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衛也

○狄滅衛見閔公二年傳

○林氏曰垂衛地特
相遇不書書宋衛將
以爲參盟也

○林氏曰死鄭大夫
務鄭祀泰山之邑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
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兄
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
而曰伐何也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
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
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
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
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侯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伯
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泄事今
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
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旆丘
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

附錄

左傳陳及鄭平十一月陳五父如鄭
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泣盟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
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
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

五年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二十五
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
十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
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
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
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垂
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死來歸柩

左傳鄭伯請釋柩
柩必彭友公穀作

○林氏曰宣公卒桓

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也○公羊傳死月鄭伯使死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死者何鄭之微者也○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傳名死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庚寅我入祊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曰何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且人惡入者也邠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胡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也

○集解云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十二年王巡狩各朝于方嶽猶舜之肆觀東后等也

○鄭桓公厲主之子宣王之母弟也封之鄭為伯爵鄭之始也

○集解云設此問以起下之答饒

○同云推其意蓋如春秋誅意此類是也

○又云我者由魯而欲言蓋孔子父母之國不敢尔言魯而言我者親之之意聖人之仁也

○林氏曰宣公卒桓公封人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穀梁傳諸侯且卒正也辛亥

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邠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子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前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附錄因傳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所謂今者亦謂周時也

禮記雜記註陳氏曰敢告執事者凶事不敢直君身也謂之不祿者言死不享其祿也

傳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三十二年書晉侯重耳卒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

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

胡傳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通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為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魯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

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心疑然後有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為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久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

禮記禮運云孔子曰合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云云周禮秋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左傳文公十七年晉鄭交質而宣公元年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昭公二十二年宋元公與華氏交質

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致之致華向氏之叛此交質之所以不信也

○林氏曰浮來莒邑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外大夫始此

○陳哲曰以小國大夫而敢上要國君盟大夫之罪也浮來之盟魯所欲也以及與浮來可以見故曰非大夫之罪也

○集解曰愚按以五等諸侯不自重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卑賤之事以國君而與大夫非林物而刑牲飲血要質鬼神非平施此以不取為謙也

○林氏曰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卒而後賜謚故不書氏

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

附錄 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胡傳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謙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

何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謙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

螽

附錄 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佗左傳羽父請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佗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取之也

○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謂之六卿其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

○禮記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陳氏曰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也

○林氏曰南季天子大夫也

○成公十三年書如京師

○僖公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六月又書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九年公朝于王所

○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隱公七年天子使家父來聘也又九年

胡傳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名耳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主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蒙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

丁

桓王九年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六年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主使南季來聘

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胡傳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諭心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朝則則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春與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賜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年南季來聘二也桓
四年宰渠伯糾三也
五年仍叔之子四也
又八年家父五也僖
二十年宰周公六也
宣十年王季子七也
○莊公元年天王使
榮叔來錫桓公命文
元年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成八年天王
使召伯來錫公命
○定公十四年石尚
來歸服
○隱公元年宰咺來
歸仲子之貶文元年
叔服會葬僖四年成
風卒五年榮叔歸會
且昭召伯會葬二昭
二葬共為四也

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歸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歸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子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震雷也
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雨于什反。因傳三月癸酉大雨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二日。以雉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叔其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胡傳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

帶而所感有不常者矣

○同云如兩木水而
季孫行父見舍于荇
丘隕石。鷓鴣飛而宋襄
見於孟。會之類推
此則其他事迹可驗
矣

○林氏曰挾嘗大夫
未賜族者

○林氏曰方丈曰堵
三堵曰雉。雉長三丈
高一丈百雉二百丈

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獨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羊。輿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公穀作挾。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為君也。○夏城郎。因傳書

胡傳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城制也。魯掌城費。城。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奎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

○左傳定公十一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季氏墮

○周禮秋官太司寇
之屬掌大賓之禮有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嚴向以施天下之政

○書云惟周王撫萬
邦巡侯甸四征弗庭
首民曰弗庭弗來庭
者

○宋公不王謂宋不從王職

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乎板。榑。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適。客。基。址。揣。厚。薄。溝。洫。具。糗。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穀。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與大作。無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

○冬公會齊侯于

防

防公作邴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邴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外為主焉爾

胡傳

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

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登終則乘敗入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附錄

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于突曰

使勇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選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喪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齊人大敗我師

辰桓王十年。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相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春王正月公會

齊侯鄭伯于中丘。祭丑盟于登爲師期。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

伐宋。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鞏

曷爲與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胡傳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因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林氏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必邁反菅上頂反左傳六月戊申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譏鄭莊公於

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

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

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

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一邑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

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皆覆人之邦而絕其

○集解云鄭附庸國也取在成公六年。

○林氏曰郕防宋二邑鄭入之以歸于我也鄭取郕防歸于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田而歸于我不書晉譏不在晉也。

○鄆小國也取在襄公十三年

○鄆莒附庸也在昭公四年

○什十倍之也伍五倍之也

○下莊子，魯人嘗刺虎，或有正之曰：兩虎方共食一牛，牛生虎必鬪，則大者傷小者也。而刺之，一舉而獲兩虎，獲兩虎，猶宋蔡衛與戴戰，兵疲力倦，而鄭伯從而伐之，一舉而取三國之師，正下莊子之事，同也。

○林氏曰：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不會王師在夏入郟在冬。

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郟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諡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戴公穀作載，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

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

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

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

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

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取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

駐師於郊，多方以誘之也。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附錄 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郟，公作盛。左傳

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郟。計，建王命也。穀

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郟國也。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

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

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

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

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

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何難哉。

○林氏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集解云朱子云好謂好會若在兩楹之間獻醢飲畢則反爵於其上引此以証諸侯在相朝之禮

巴桓王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

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譌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桓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胡傳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此周禮行人凡諸侯

○集解云視其強則生有朝聘死供帛送如首公之於齊昭公之於楚是也視其弱則無聘問而有侵伐如齊僖之於紀晉楚之於鄭是也

○如書穀伯鄧侯朝桓杞伯朝莊而不書公如穀如鄆如紀之類

○昭公於晉至河方復者數次是其不納也

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復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我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鞭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因傳秋七月
侯鄭伯伐許莫辰傳于許類考叔取鄭伯之
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類考叔取鄭伯之
以登弧登問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于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
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
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詐自為功
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餓其口於四方
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
天以其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讒焉如舊昏媾其能降
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
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禱

○七年凡伯來聘
○九年南季來聘

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
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
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去之吾
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
失其序矣許大岳之隲也天而既厭周德矣
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
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持而動無累後人可以謂知禮矣鄭伯
使卒出殺行出大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
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
益矣

胡傳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
天主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
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

春秋卷三

古

○集解云自常情觀之隱公之遇殺則謂惠公以寵妾為夫人以廢子為太子故也以天理推之則隱公所作之事皆足以欺天而昧理者蓋為不善以致之非人所得而致之也

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與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子下傳之先祖而取郕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附錄

左傳王取鄭劉蒞邢之田于鄭而與蒞向盟州陘懷懷君子是以知桓主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入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惠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非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

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諸公于相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歸尹氏而禱於其生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鍾巫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寤氏。立桓公而討寤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

○菟裘別邑也。言使營菟裘官室將授桓公位自終老于此也。

○韻書云猶獸名善登木多疑慮又隴西俗謂大子為猶子人行每疎在前故謂遲疑不决為猶豫

○禮記檀弓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自此以後歷舉隱公不年之事以論是非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忍地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也

胡傳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讓人之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魯策表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用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下

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干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子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

○此已上皆隱公元年之事音義並見上文以下則推而論之耳註九事凡六太節

○見書舜典此以天下相傳之心法也

○見書立政此以天下為治之心法也

○易說卦云允正秋也

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期仲子而冢等書名則知夫婦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允正秋也允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取商人以

○董仲舒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此下節專論正朔因革之是非也

○此下節專論夏時冠月之事也

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主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實可知矣仲尼豈以數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二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總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飲血果何為也後

○此下節專論盟誓之非

○叔武瑗事在僖公三十年

○此下節專論兄弟爭奪之失

○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是也

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馬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瑗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

○此下節專論冢宰來聘之非

○此下節專論大臣私交之罪

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討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曰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

○左傳昭公五年周
任有言曰為政者不
實私勞不罰私惡

○此一節專論大夫
之卒或書皆或不書
百以見其有罪無罪
之故也

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實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天。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此等事。以觀其異。向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二十一年之事考之。則一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四傳卷之三

